

卷第二百八十二 夢七

夢游下 元稹 段成式 邢鳳 沈亞之 張生 劉道濟 鄭昌圖 韓確

夢游下

元稹

元相稹為御史，鞫獄梓潼。時白樂天在京，與名輩游慈恩寺，小酌花下，為詩寄元曰：「花時同辭破春愁。醉折花枝（枝原作杭。據明抄本改。）作酒籌。忽憶故人天際去，計程今日到梁州。」時元果及褒城，亦寄《夢游》詩曰：「夢君兄弟曲江頭，也向慈恩院裡游。驛吏喚人排馬去，忽驚身在古梁州。」千里魂交，合若符契也。（出《本事詩》）

段成式

段成式常言：「聞於醫曰：藏氣陰多則夢數，陽壯則少夢，夢亦不復記。夫瞽者無夢，則知者習也。」成式表兄盧有則，夢看擊鼓，及覺，小弟戲叩門為衙鼓也。又姊婿裴元裕言，群從中有悅鄰女者，夢妓遺二櫻桃，食之。及覺，核墜枕側。李鉉著《李子正辯》，言至精之夢，則夢中之身可見。如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。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。愚者少夢，不獨至人，聞之騶皂，百夕無一夢也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邢鳳

元和十年，沈亞之始以記室從事隴西公軍涇州，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。五月十八日，隴西公與客期宴於東池便館。既半，隴西公曰：「餘少從邢鳳游，記得其異，請言之。」客曰：「願聽。」公曰：「鳳帥家子，無他能。後寓居長安平安康裡南，以錢百萬，買故豪洞門曲房之第。即其寢而晝偃，夢一美人，自西楹來，環步從容，執卷且吟，為古妝，而高鬢長眉，衣方領、繡帶，被廣袖之襦。鳳大悅曰：「麗者何自而臨我哉？美人曰：此妾家也。妾好詩，而常綴此。鳳曰：幸少留，得觀覽。於是美人授詩，坐西床，鳳發卷，視首篇，題之曰《春陽曲》，終四句。其後他篇，皆類此數十句。美人曰：君必欲傳，無令過一篇。鳳即起，從東廡下幾上，取彩箋，傳《春陽曲》。其詞曰：長安少女玩春陽，何處春陽不斷腸？舞袖弓彎渾忘卻，羅帷空度九秋霜。鳳卒吟，請曰：何謂弓彎？曰：妾昔年父母使教妾此舞。美人乃起，整衣張袖，舞數拍，為彎弓狀以示鳳。既罷，美人低頭良久，既辭去。鳳曰：願復少留。須臾間竟去，鳳亦尋覺，昏然忘有所記。及更，於襟袖得其辭，驚視，復省所夢，事在貞元中，後鳳為餘言如是。「是日，監軍使與賓府郡佐，及宴隴西獨孤鉉、范陽盧簡辭、常山張又新、武功蘇滌皆歎息曰：「可記。「故亞之退而著錄。明日，客復有至者，渤海高元中、京兆韋諒、晉昌唐炎、廣漢李鐸、吳興姚合，泊亞之復集於明玉泉。因出所著以示之。於是姚合曰：「吾友王生者，元和初，夕夢游吳，侍吳王。久之，聞宮中出輦，吹簫擊鼓，言葬西施。王悲悼不止，立詔門客作輓歌詞。生應教為詞曰：西望吳王闕，雲書鳳字牌。連江起珠帳，擇土葬金釵。滿地紅心草，三層碧玉階。春風無處所，淒恨不勝懷。詞進，王甚佳之。及寤，能記其事。王生本太原人也。「（出《異聞錄》）

沈亞之

太和初，沈亞之將之邠，出長安城，客索泉邸舍。春時，晝夢入秦。主內史廖，舉亞之。秦公（公原作宮。據明抄本改。）召至殿前，膝前席曰：「寡人欲強國，願知其方，先生何以教寡人？」亞之以昆、彭、齊桓對，公悅，遂試補中涓（秦宮也），使佐西乞術伐河西（晉秦郊也）。亞之率將卒前，攻下五城。還報，公大悅，起勞曰：「大夫良苦，休矣。」居久之，公幼女弄玉婿蕭史先死。公謂亞之曰：「微大夫，晉五城非寡人有，甚德大夫。寡人有愛女，而欲與大夫備灑掃，可乎？」亞之少自立，雅不欲遇倖臣蓄之，固辭，不得請。拜左庶長，尚公主，賜金二百斤。民間猶謂蕭家公主。其日有黃衣人中貴，疾騎馬來，延亞之入宮闕。甚嚴。呼公主出，髻發，著偏袖衣，裝不多飾，其芳殊明媚，筆不可模樣。侍女祇承，分立左右者數百人。召見亞之便館，居亞之於宮，題其門曰「翠微宮」。宮人呼為沈郎院。雖備位下大夫，繇公主故，公入禁衛。公主喜鳳簫，每吹簫，必翠微宮高樓上。聲調遠逸，能悲人，聞者莫不身廢。公主七月七日生，亞之當無祝壽。內史廖會（會原作魯。據明抄本改）為秦以女樂遺西戎，戎主與之水犀小合。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，主悅賞愛重，結裙帶上。穆公遇亞之之禮兼同列，恩賜相望於道。復一年春，公之始平，公主忽無疾卒，公追傷不已。將葬咸陽原，公命亞之作輓歌。應教而作曰：「泣葬一枝紅，生同死不同。金鈿墜芳草，香繡滿春風。舊日聞簫處，高樓當月中。梨花寒食夜，深閉翠微宮。」進公，公讀詞善之。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，公隨泣下。又使亞之作墓誌銘，獨憶其銘曰：「白楊風哭兮石磬髻莎，雜英滿地兮春色煙和。珠愁紛瘦兮不生綺羅，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。」亞之亦送葬咸陽原，宮中十四人殉。亞之以悼悵過戚，被病。猶在翠微宮，然處殿外特室，不宮中矣。居月餘，病良已。公謂亞之曰：「本以小女相托久要，不謂不得周奉君子，而先物故。弊秦區區小國，不足辱大夫。然寡人每見子，即不能不悲悼。大夫盍適大國乎？」亞之對曰：「臣無狀，肺腑申公室，待罪左庶長。不能從死公主，君免罪戾，使得歸骨父母國，臣不忘君恩如日。」將去，公追酒高會，聲秦聲，舞秦舞。舞者擊鼙附鞀鳴鳴，而音有不快，聲甚怨。公執酒亞之前曰：壽。予顧此聲少善，願沈郎賡揚歌以塞別。「公命趣進筆硯，亞之受命，立為歌辭曰：擊鞀（鞀原作體。據明抄本改。）舞，恨滿煙光無處所。淚如雨，欲擬著詞不成語。金鳳銜紅舊繡衣，幾度宮中同看舞。人間春日正歡樂，日暮東風何處去。」歌卒，授舞者，雜其聲而道之，四座皆泣。既再拜辭去，公覆命至翠微宮，與公主侍人別。重入殿內時，見珠翠遺碎青階下，窗紗檀點依然。宮人泣對亞之，亞之感咽良久，因題宮門詩曰：「君王多感放東歸，從此秦宮不復期。春景自傷秦喪主，落花如雨淚燕脂。」竟別去。命車駕送出函谷關，出關已，送吏曰：「公命盡此，且去。」亞之與別，語未卒，忽驚覺，臥邸舍。明日，亞之為友人崔九萬具道之。九萬博陵人，諳古。謂余曰：「《皇覽》云，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，非其神靈憑乎？」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，說：「如九萬言，嗚呼！弄玉既仙矣，惡又死乎？」（出《異聞集》）

張生

有張生者，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。以饑寒，一旦別妻子游河朔，五年方還。自河朔還汴州，晚出鄭州門，到板橋，已昏黑矣。乃下道，取陂中徑路而歸。忽於草莽中，見燈火熒煌。賓客五六人，方宴飲次。生乃下驢以詣之。相去十餘步，見其妻亦在坐中，與賓客語笑方洽。生乃蔽形於白楊樹間，以窺之。見有長鬚者持杯：「請措大夫人歌。」生之妻一文學之。人學詩言，更有篇

詠。欲不為唱，四座勤請。乃歌曰：「歎衰草，絡緯聲切切。良人一去不復還，今夕坐愁鬢如雪。」長鬚云：「勞歌一杯。」飲訖。酒至白面年少，復請歌。張妻曰：「一之謂甚，其可再乎？」長鬚持一籌筵云：「請置觥。有拒請歌者，飲一鍾。歌舊詞中笑語，準此罰。」於是張妻又歌曰：「勸君酒，君莫辭。落花徒繞枝，流水無返期。莫恃少年時，少年能幾時？」酒至紫衣者，復持杯請歌。張妻不悅，沉吟良久，乃歌曰：「怨空閨，秋日亦難暮。夫婿斷音書，遙天雁空度。」酒至黑衣胡人，復請歌。張妻連唱三四曲，聲氣不續。沉吟未唱間，長鬚拋觥云：「不合推辭。」乃酌一鍾。張妻涕泣而飲，復唱送胡人酒曰：「切切夕風急，露滋庭草濕。良人去不回，焉知掩閨泣。」酒至綠衣少年，持杯曰：「夜已久，恐不得從容。即當睽索，無辭一曲，便望歌之。」又唱云：「螢火穿白楊，悲風入荒草。疑是夢中游，愁迷故園道。」酒至張妻，長鬚歌以送之曰：「花前始相見，花下又相送。何必言夢中，人生盡如夢。」酒至紫衣胡人，復請歌云：「須有豔意。」張妻低頭未唱間，長鬚又拋一觥。於是張生怒，捫足下得一瓦，擊之。中長鬚頭。再發一瓦，中妻額。闐然無所見。張君謂其妻已卒，慟哭連夜而歸。及明至門，家人驚喜出迎。君問其妻，婢僕曰：「娘子夜來頭痛。」張君入室。問其妻病之由。曰：「昨夜夢草莽之處，有六七人。遍令飲酒，各請歌。孛凡歌六七曲，有長鬚者頻拋觥。方飲次，外有發瓦來，第二中孛額。因驚覺，乃頭痛。」張君因知昨夜所見，乃妻夢也。（出《纂異記》）

劉道濟

光化中，有文士劉道濟，止於天台山國清寺。嘗夢見一女子，引入窗下，有側柏樹葵花，遂為伉儷。後頻於夢中相遇，自不曉其故。無何，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，見有一窗，側柏葵花，宛若夢中所游。有一客官人，寄寓於此室，女有美才，貧而未聘，近中心疾，而生所遇，乃女子之魂也。又有彭城劉生，夢入一倡樓，與諸輩狎飲。爾後但夢，便及彼處。自疑非夢，所遇之姬，芳香常襲衣，亦心邪所致。聞於劉山甫也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鄭昌圖

鄭昌圖登第歲，居長安。夜後納涼於庭，夢為人毆擊，擒出春明門，至合大路處石橋上，乃得解。遺其紫羅履一雙，奔及居而寤。甚困，言於弟兄，而床前果失一履。且今人於石橋上追尋，得之。（出《聞奇錄》）

韓確

越州有盧冊者，舉秀才，家貧，未及入京。在山陰縣顧樹村知堰，與表兄韓確同居。自幼嗜鱸，嘗憑吏求魚。韓方寐，夢身為魚。在潭有相忘之樂。見二漁人，乘艇張網，不覺身入網，被取擲桶中。覆之以葦。復睹所憑吏，就潭商價。吏即揭鯁貫綆，楚痛殆不可忍。及至舍，歷認妻子奴僕。有頃，置砧斲（斲字原空缺。據明抄本補。）之，苦若脫膚，首落方覺。神癡良久，盧驚問之，具述所夢。遽呼吏，訪所市魚處，泊漁子形狀，與夢不差。韓後入釋，住祇園寺，時開成二年也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